

走多远都会回来的

◆ 制 91 段志蓉

因为一直想看清你的模样，所以，走多远都会回来的。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，不由想起前一段时间流行的一句电视剧台词：矫情。不是北京人，但这北京话似弹似赞的复杂味道，全中国的电视观众都理解了。在这种情绪下来说母校，工科女的矫情，果然非一般人可比。

对一事物物的感情，往往跟与它的距离有关系。太近，当局者迷；太远，又似乎信息衰减得厉害，等到达之时，或许再激不起波澜，只能留下少许涟漪。

我的当局者迷的时间持续得很长，很纠结。读书、再读书、教书……，期间虽有短期外出的交流访问，但从入学开始，到离开，足足在清华园里待了近 17 年。然后在 32 岁“高龄”出走，以求学的名义。在外放逐的那些年，想了很多，又仿佛什么都没想，以为能把自己和这片生命中最有关联的地方看得更清楚些，最终却仍然是如同初上大学时一样，盲目却执着地回到了她的怀抱。回看心路，此刻的距离，刚刚好。

曾经的理想是做一个科学家。清华这个名字，是当时离理想最近的地方。直到填报志愿的时候，发现考分高低、各系的招生偏好，以及毕业去向等等，无一不是现实的条件，才扼住了心中天马行空的想象。

那年 9 月 25 日，坐着接新生的校车到达学校时，已是晚上 10 点多，昏黄的灯光，安静的东操篮球场，又兼刚下过小雨，去宿舍楼路上的泥泞所带来的踏实感，是我对清华最初最深刻的印象。第二天一早就看到对面机械系男生楼门前的迎新标语，“优秀工程师的摇篮”这几个字眩惑了我。

于是，大学的绝大部分时间，很固执地认为自己是个工程师，甚至得意于男多女少的失调比例。听到有人评论“清华出呆子”时，失笑之余心中竟然是默默认可的。我以为我的母校就是钢筋水泥的颜色，而我是万丈高楼中的一块砖。

心态的转变发生在大四那年暑假，因为专业实习，全班去到了长春一汽，头次对知识的可应用性觉得兴奋。实习结束，几个同学去到哈尔滨游玩，在当地受到同学邻居们的热情追捧，虚荣心大获满足的同时突然生出一种责任感。人们的期许，远不止是一个好的工程师那么简单，还有清华的光环。

重新审视“工程师”的定位，我动摇了。伴着全民经济管理意识的苏醒，我和一些同学一起投奔了经管学院。那时，还没有看到“经世济民”这样让人心情澎湃的词句，但之前沉睡的花心无疑得到了释放，应接不暇的知识，活跃的同学，心中顿时升起指点江山的豪情。1994 年的经济管理学院，刚刚度过十周年的院庆。这一个年轻的学院，有着一个发展迅猛的创业团体所具有的各种特征，让人兴奋。

可是不知从哪一天起，我忽然发现，以前避谈自己是“清华人”多数是不愿张扬，而慢慢，这个标识开始让我觉得沉重，而且五味杂陈。究其原因，那时，大概在我的心中，没有了学生时的单纯，却有了太多的患得患失。

重新在国外开始学生生涯的那些日子，心情的欢喜难以言表。关键是，把复杂的心绪清零之后，我又可以愉快地接受“清华人”这个称呼了，得遇校友时更多了“他乡遇故知”的亲切感。

做清华的学生真幸福啊！以前没有看清，母校给与自己最宝贵的，不是光环，而是踏实的平凡心和沉默的使命感，岁月清零，经历清零，你永远可以在这里找到出发的地方。走多远都会回来的，不再迷失。📖